



发现 侨乡

FAXIAN QIAOXIANG

广东侨乡文化调查之四

刘红兵 黄常开 主编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发现 侨乡

FAXIAN QIAOXIANG

广东侨乡文化调查之四

刘红兵 黄常开 主编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发现侨乡:广东侨乡文化调查.4/刘红兵,黄常开主编.--广州:
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7.4

ISBN 978-7-218-11672-3

I. ①发… II. ①刘… ②黄… III. ①侨乡—文化—调查研究—
广东 IV. ①D63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1522号

FAXIAN QIAOXIANG: GUANGDONG QIAOXIANG WENHUA DIAOCHA ZHI SI

发现侨乡:广东侨乡文化调查之四

刘红兵 黄常开 主编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肖风华

责任编辑:陈其伟

装帧设计:友间文化

责任技编:周杰

出版发行: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510102)

电话:(020)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(020)83780199

网址: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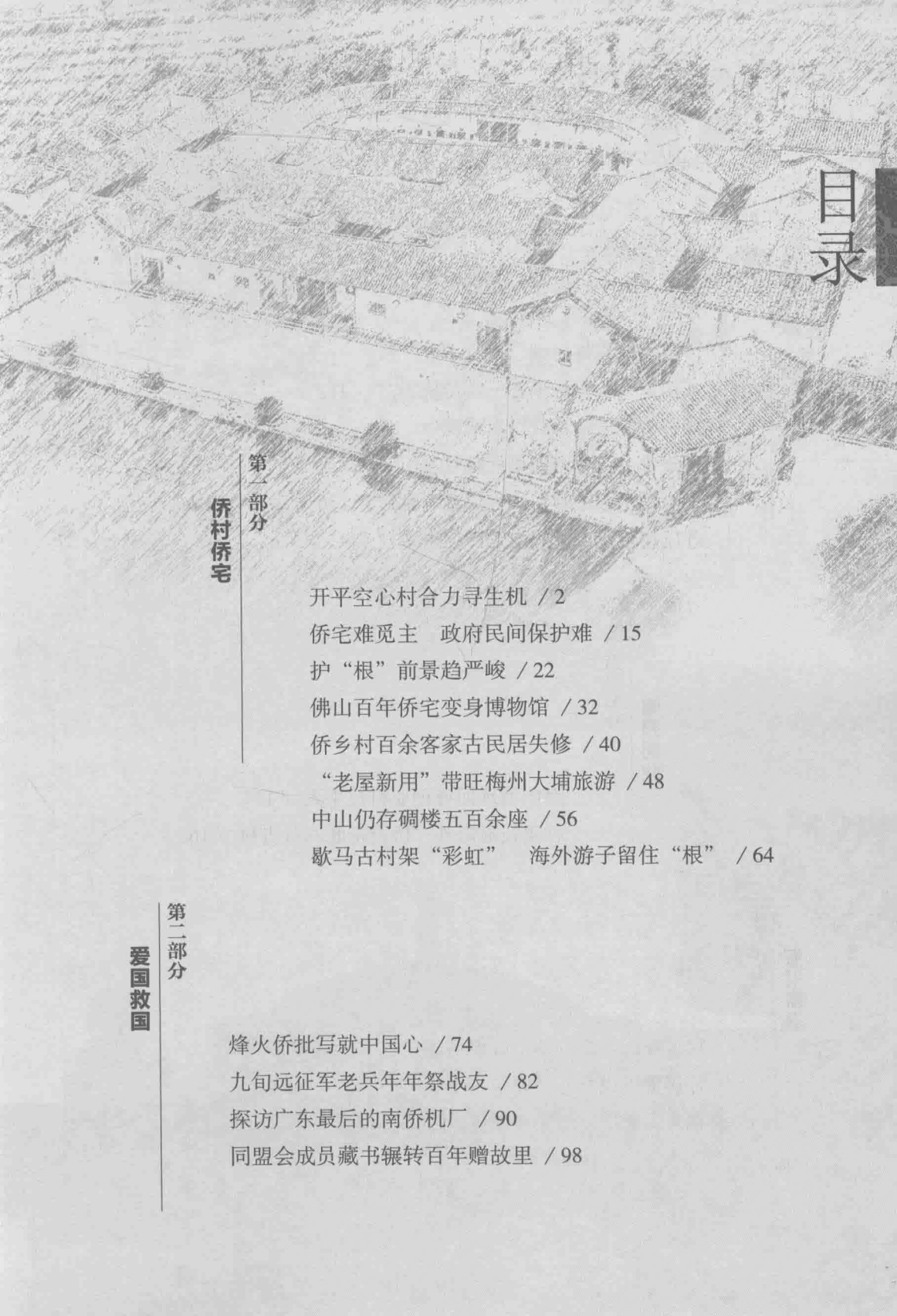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:12.75 字数:180千

版次: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(020)83791487



目录

第一部分 侨村侨宅

- 开平空心村合力寻生机 / 2
侨宅难觅主 政府民间保护难 / 15
护“根”前景趋严峻 / 22
佛山百年侨宅变身博物馆 / 32
侨乡村百余客家古民居失修 / 40
“老屋新用”带旺梅州大埔旅游 / 48
中山仍存碉楼五百余座 / 56
歇马古村架“彩虹” 海外游子留住“根” / 64

第二部分 爱国救国

- 烽火侨批写就中国心 / 74
九旬远征军老兵年年祭战友 / 82
探访广东最后的南侨机厂 / 90
同盟会成员藏书辗转百年赠故里 / 98

- 侨乡传统宫灯后继乏人 / 106
- 八旬老人毕生传承香云纱传统工艺 / 112
- 端午传统美食承载思乡浓情 / 120
- 潮州青龙庙会海外华人瞩目 / 128
- 华侨“私人定制” 舌尖流淌乡味 / 136
- 开放技艺传承 佛山龙狮更生猛 / 144

- 海归涌现回粤创业科技牛人 / 154
- 种菜技冠海外 侨资带旺八卦古村 / 162

- 家谱查询成海外华侨寻根新途径 / 172
- 百年侨批成全游子寻根 / 180
- 私人藏家捐献七千客属侨批 / 187

第一部分

侨村侨宅

开平空心村合力寻生机

侨宅难觅主 政府民间保护难

护『根』前景趋严峻

佛山百年侨宅变身博物馆

侨乡村百余客家古民居失修

『老屋新用』带旺梅州大埔旅游

中山仍存碉楼五百余座

歌马古村架『彩虹』 海外游子留住『根』



开平空心村合力寻生机

在广东，甚至中国，近年来无人村越来越多。目前，广东作为中国重点侨乡，有3000多万粤籍华侨华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，而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子却大多繁华散尽，逐渐凋敝。

在中国第一侨乡江门，因村民侨居国外而空心化的村落也是数量众多。据开平市外事侨务局局长冯立本介绍，这些空心侨村目前大多处于闲置状态。簕冲村的负责人甄强幄说，随着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的发展，有更多人离开村子，到城市或国外谋求发展，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。然而，这些无人村中，并不乏自身特色的村子。簕冲村管辖下的邓边村自1998年荒废以来，有参天大树从民房屋顶长出，景观奇特；赤坎镇的“加拿大村”，村里中西合璧的民居宏伟完好，展现了侨村的建筑特色，却仅剩关积卫一位老人在村里留守看管。





“加拿大村”的建筑远远看去宏伟壮观。

这些空荡荡的正在消失的村庄何去何从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，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“加拿大村”：84岁老人成为仅剩村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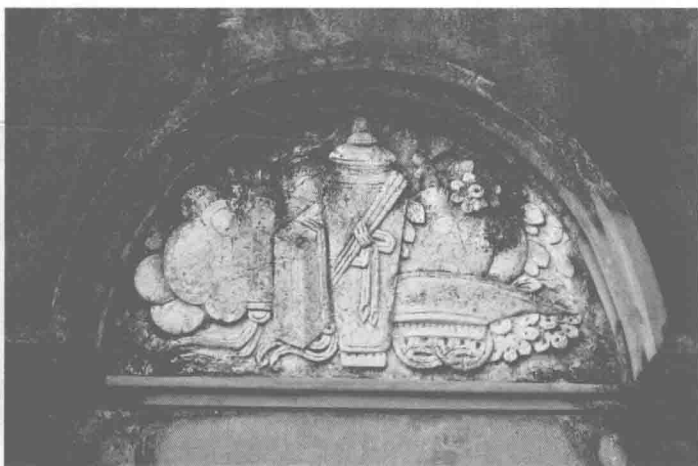
关积卫已是84岁高龄，是江门开平赤坎虾村新村里仅剩的村民。赤坎虾村新村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旅居加拿大的关姓华侨兴建，也被称为“加拿大村”。



加拿大村的“俊庐”，房子虽冬暖夏凉，但还是难以完全适应现代人居住。

自开平碉楼申遗成功后，关积卫便一个人默默在“加拿大村”守护着这个寂寥的村落。有三三两两的游客到达村口时，他便热心地上前招呼，先带游客游览村口的“俊庐”。后门可推移的“木趟栊”、内厅里装着铁网的天井、卧室里老旧的织布机，关积卫领着游客一层楼一层楼地走，一一讲解着这些旧物的历史。

他上楼梯时腿脚不太利索，但坚持不让人扶；耳朵有点背，有时会听不清游客的话，但他的声音却很洪亮，介绍房子时语气还有点激动。据关积卫回忆，他在“加拿大村”看管房子已有10多年了，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退伍后在厂里也干过一段时间。他说：“我的名字叫关积卫，‘积极保家卫国’的意思！”



在“加拿大村”，很多建筑融合了西式装修风格。

2007年，开平碉楼申遗成功，开平迎来了更多的游客。当地政府见“加拿大村”的建筑颇有侨乡特色，决定先找个人在村里看着。关积卫的家离“加拿大村”不远，“俊庐”是他亲戚的房子，由于他又对“加拿大村”的历史略有了解，于是成了村里的守护者。关积卫大部分时间都待在“加拿大村”，给慕名而来的游客和调研团队进行解说，有时还直接在“俊庐”住下，成为村里仅剩的“村民”。

2015年国庆，关积卫的亲戚、“俊庐”的主人从加拿大回来探望他，也顺便看看房子。关积卫说，房子冬暖夏凉，宽敞舒适，他们离开时对这栋房子相当不舍。

亲戚走了，“俊庐”难得的热闹也散了，只有关积卫一个人还留在“加拿大村”。他说，这里住得挺舒服的。他也不会觉得寂寞，因为有很多游客来这里，和他说话。

据介绍，“加拿大村”共有11座建筑，其中1座碉楼建于70年前，其余10座为民居。这些房子囊括开平乡村民居建筑的三种风格（碉楼、庐、三间两廊），多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至今几乎保存完好。



目前，侨村的民居基本处于闲置状态。

这10栋民居大多是两层半建筑。一进大门，便是吃饭会客用的厅堂，也是摆放家族祖先牌位的地方。穿过厅堂便是通往二楼的楼梯，楼梯边缘安装着木质栏杆，整体样式和现代楼梯基本无异。沿着楼梯来到二楼，二楼由中部的两个厅和两侧的两个卧室组成。后厅地面上有一块装着铁网的天井。据关积卫说，这是为了使一楼与二楼的空气更好地流通，也有利于采光。在另一座三层民居的屋顶上，还刻着宅子的名字“安庐”。宅子二楼和三楼的拱形石柱和里里外外的立体雕饰，无不体现着“加拿大村”中西融合的特点。

“加拿大村”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建造风格，要从这些房子的第一代主人说起。作为最早一批去海外淘金的开平人，建村的“元老”们在海外开始富裕起来，便相约要归乡集中建造几座“豪宅”，以示衣锦还乡之意，这些房子由外国人负责设计，建筑材料也大多从国外运过来。所以建筑中西合璧，特征明显。

邓边村：大榕树从屋顶冲天而出

邓边村属于开平三埠街道簕冲管区，村里的房子基本都是青砖建筑，全村长不过800米，宽不过600米，残垣断壁淹没在树林中。看着这门楣残破而布局规整的村落，可以想象到它当年的繁盛景象。

这些房屋都是一层或两层，依稀都有着“人”字形瓦片屋顶，许多屋顶早已塌陷，郁郁葱葱的大榕树从屋顶冲天而出，成为最突出的景观。所有房屋的门窗都已被盗拆了，不少房门上的青砖已经松动，门楣上立体的花卉图案虽依然清晰，但花瓣上的油彩只剩下隐约斑驳的颜色。

村头一幢房子看来曾经是大户人家的住宅，四五间连在一起。一进屋，破败的景象尤甚：屋里的地砖都给撬掉了，满是泥土和枯萎的树叶。有的房内赫然出现了一个个大坑，据说曾经有人在地下挖到过金元宝，引来大批不法之徒寻宝，徒留下一片狼藉。

邓边村为何人去楼空？又为何有“藏宝地”“鬼村”的传言？三埠街道的有关人员邝碧筠向记者叙述了其中的历史。

邓边村建于120多年前，约30亩地，村庄住过58户人家，曾是甄、伍两姓的“天堂”，其中甄姓人家占90%，盛极一时。20世纪20年代，在开平兴起的海外创业风潮席卷了这个小村庄，村中青壮劳力相继去往西方国家淘金，赚到钱后往家里寄。在战乱频繁的年份，即便村民集资建了碉楼，也无法在此安居乐业，于是许多村民便跟随第一批出国的青年人离开了。传言战乱时期，邓边村许多村民将家中财物换为金条，埋在屋里的地板下以防恶贼。所以有人在这里挖到金元宝的传言可信度相当高。

而对于“鬼村”一说，邝碧筠认为，邓边村环境幽深，且曾有剧组在村里拍摄鬼片，“鬼村”的名字大概是这样传出去的。

经常与海外华侨打交道的开平市外事侨务局局长冯立本告诉记者，在20世纪20年代的出国淘金热中，开平众多青壮年到美国等地打工赚

钱。“大部分是去美国修铁路，那时出国打工挣的都是血汗钱，年轻人在国外挣钱，再寄回邓边村，碉楼带来的短暂安宁，没能留住邓边村人搬离的脚步。”

侨汇的数额与农田耕作的数额相差巨大，这也诱惑着邓边村一代代的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移民海外。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邓边村只剩下10多户人家。土改革命又加速了这些留守户出走的脚步，他们分布在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以及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到20世纪90年代末，村中仅剩两户人家。因受不了村里的空虚和孤寂，这两户人家也于1998年搬迁到4000米外的开平市区安家。“加拿大村”也一样，当年移民海外的乡亲主要是以亲属关系移民为主，大部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走了。

改造：基础设施落后开发难度大

无人村基础设施落后，改造开发的难度很大，而空心侨村一般而言都已荒废多年，政府要集体规划管理关键还在于从村庄房屋所有者那里得到授权。

邓边村的改造正在于这关键的一步，当地政府遇到了困境。冯立本介绍说，联系邓边村原村民及其后代的工作早已展开，至今为止联系工作已完成近80%，剩下的一部分则很难联系到，因为有的人移民较早，第一代移民在海外过世后，其子孙去向也成了谜。尽管线索在这里断了，但侨务局依然尝试着通过多方途径，寻找这些原村民的后人。

在开平市旅游局局长吴长振看来，要对荒废已久的侨村进行改造，困难远不止这一个。要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开发，需要办理相关手续，不是一拍大腿就能做的事。像“加拿大村”的宅子可以规划成民宿，然而这些房子都比较小，又没有厕所，现代人可能住不习惯。此外，全部靠政府出资并不现实，还需要民间资金介入，然而房屋的所有人对民间资金比较抗拒。因此寻找新的合作模式至关重要。



邓边村环境清幽。

冯立本还透露，曾经有一位叫关良的老华侨在回乡后看到坍塌的房屋非常感慨，说本来就担心三代以后子孙对家乡感情很淡了，如果连祖屋都没了，根也没了，就更没念想了，他主动要求政府予以托管。许多华侨也像他一样热心把祖屋交给政府托管，但政府托管也有困难，目前重点是对碉楼保护区和赤坎古镇内的房子进行托管，限于财力人力，还不能做到全覆盖。

邓边村所属簕冲村的负责人甄强幄说，随着第一代华侨（村里的原居民）渐渐老去，他们跟国内的联系越来越少，但村子到底还是他们的家乡，有个念想的地方，即使是没有在村里生活过的儿女，也偶尔会回来看看，要是村子被拆了，华侨和家乡脆弱的联系也就真的切断了。

目前，无人村的保护和发展，需要新的思路。“几年前有人想开发无人村，规划做旅游景区”，三埠街道办簕冲村有关负责人郑泳钦告诉记者，该投资计划最终因为村民意见不统一而作罢。

除了开发旅游，无人村也是电影厂商热衷的拍摄场地。最近的一次是《狄仁杰》的拍摄，当时摄制组已经入驻无人村开始搭建场景，但这部电影最终因为资金问题停拍，布景留下的垃圾也无人清理。对此，郑泳钦感到颇为无奈：“现在这条村已经没人居住，如果要请人来打扫和

管理，经费是一个问题。”

保护和发展：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或能双赢

随着城镇化的发展，江门许多村庄的村民都涌向城内，或是跟随侨居海外的亲戚朋友漂洋过海，大量无人村涌现。在这样的大趋势下，簕冲村却利用侨乡优势迎来了新的发展。

甄强幄告诉记者，20年前，簕冲还是个贫困的村庄，村集体年收入不到30万元。他一上任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挨家挨户说服村民，将土地的使用权集中起来，由村里统一开发利用。

当时由于农业税还未免除，城镇化还未开始，村中许多耕地对村民而言不但不能创造多少收入，有时甚至会加重经济负担，在村民眼里还不那么值钱，所以基本都同意了。

在15年前，甄强幄还带领一批村民代表前往江苏华西村学习经验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侨乡的优势被利用起来，不少归国的侨胞在此建厂，为簕冲的发展再添了一把动力。



在邓边村，许多屋顶早已塌陷，甚至有大榕树从屋顶冲天而出。

近年来仓储、物流、工艺品制作等产业在簪冲蓬勃发展，每年给簪冲村带来700多万元的收益。村庄的发展自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离乡的村民再度返乡。在一片离乡潮中，簪冲村却迎来了返乡潮。

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后，簪冲村委会给全体村民都买了保险，村里文体活动也有声有色地举办起来。簪冲村委会还对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给予经济奖励，如果其家中无力承担学费，村委会也会承担大学学费。簪冲的经验成了开平的典型。“但这样的典型，是抓住历史时机，因地制宜，利用侨乡优势的结果，不是每个村子都学得来的。”甄强幄却如是说。

对于邓边村，当地政府和村委计划由政府出资，同时引入社会资本，修缮村里的危房，在保留侨乡特色的前提下进行园林改造，也配合开平碉楼建设配套设施。此事需征得侨居在外的房主同意将房子交给政府托管，进行保护开发，产权不变。目前联系工作已完成近80%。

2007年开平碉楼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，开平市政府加大了对“加拿大村”的保护力度，从此“加拿大村”不再接待旅游团，并安排专人在村里看管。赤坎镇文体中心的有关人员司徒德林说，整个开平可供开发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太丰富了，重点暂时还不在这里。但对“加拿大村”改造的想法很早就有了，现在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旅游规划，只是还未立项。

三埠街道办的负责人冯健楚也感触良多：“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美丽的村庄，在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，这样凋敝下去！”他建议，应征得房屋产权所有者同意，将房屋的使用权授予政府，政府出资进行集体规划管理。他表示将计划投入300万至500万元，进行危房保护和配套设施建设。目前已经同在这方面有改造经验的一些江浙商人有过接触，着手进行研究。

冯健楚还表示，如果开平能有碉楼以外的新景点，会使开平旅游业的发展更具吸引力，无人村大多是因村民侨居国外造成的，承载着侨胞浓浓的乡愁，是侨乡文化的重要内容。无人村有可利用的旅游资源，就

有机会焕发新的生机。

除邓边村和“加拿大村”外，广东省多个具有一定特色的无人侨村已获规划，如梅州市梅县南口镇的侨乡村，是中国客家地区现存围龙屋数量最多、密度最大、形制最丰富的村落，将被建设成为“客家围屋博物馆”。

冯立本表示，无人侨村的规划发展必须因地制宜，打造出自己的特色，才能获得持续性的发展。他认为，根本的出路是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引入集团、实现双赢。



延伸阅读

传统村落快速消失局面得到遏制

我国的城镇化也是无人村出现的重要原因。城市的发展往往要扩大城区规模，农村用地在征地的浪潮中越来越少。无地可耕的农民只好放下锄头，进城务工。此外，大部分农村常年得不到发展，而城市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更为优越，也吸引越来越多村民在城市安家。

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研究学院、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教授谭同学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。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，他实地调研了许多南粤乡村，其中有不少古村落只剩下几个老人居住，寂寥凋敝。

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，2002年前，我国的自然村有360万个，至2012年则只剩270万个，相当于每一天消失80~100个村落。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，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。

2015年11月，首届“中国传统村落·黔东南峰会”在贵州召开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辉在会上表示，我国传统村落快速消失局面现已得到遏制，开始迈入保护、改善和复苏的阶段。

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，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于2012年抢救性